



# 一代新人

革命故事集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# 毛主席语录

路线是个纲，纲举目张。

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

## 农业学大寨

培养革命后代，一定要让他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，养成敢想，敢说，敢闯，敢做，敢革命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。

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，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。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，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。

## 出版者的话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，文艺战线和其他战线一样，形势一派大好。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，取得了丰硕成果；群众性的文艺创作活动蓬勃开展，各种形式的革命文艺作品大量涌现。为了更好地贯彻出版工作“**为工农兵服务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**”的方针，更好地宣传党的基本路线，配合批林批孔运动，占领农村文化阵地，我们将陆续出版供广大公社社员、农村基层干部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阅读的《农村文艺丛书》。

《丛书》的作者，多数是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。他们沿着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所指引的方向，用各种不同的文艺形式，反映农村两个阶级、两条路线的斗争，写出了大量的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、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、歌颂农业学大寨的作品，这是非常可喜的。《丛书》所选入的，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这些作品的出世是对刘少奇、林彪、孔老二所鼓吹的“天才论”、“灵感论”的批判，也是对诬蔑文化大革命后文艺创作

“今不如昔”的谬论的有力回击！

这套《农村文艺丛书》，包括劳动人民反孔斗争故事、小小说、短诗选、家史、小戏选、儿童故事、歌曲和工农兵业余作者谈创作等多种。

由于水平所限，难免有缺点错误，望广大工农兵批评指正。

一九七四年五月

## 目 录

- |        |     |       |
|--------|-----|-------|
| 田英治碱   | 肖 岩 | (1)   |
| 银泉喷绿   | 张贵善 | (16)  |
| 一代新人   | 刘清海 | (31)  |
| 石大伯    | 刘 群 | (44)  |
| 移风易俗   | 谢耀晨 | (57)  |
| 碧泉丹心   | 冯仲生 | (68)  |
| 播种的故事  | 郝书芹 | (79)  |
| 梨花岭上   | 贾雪琴 | (92)  |
| 水      | 马兴华 | (102) |
| 山药秧的风波 | 李毓琦 | (110) |

# 田英治碱

肖岩

“一苗不长的老碱洼，开天辟地头一回长出了好庄稼，喜获亩产八百八十八斤好收成！”这消息，象生了翅膀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很快飞遍了枣林庄生产队，传遍了澧河两岸大大小小的村庄。人们奔走相告，一碰面就伸大拇指头：“老哥！人家闺女闯出了新路子，这一回，也该咱们伸展伸展本事啦！”

这闺女是谁呢？就是咱们要说的那个城里“五·七”中专毕业的学生、枣林庄生产队的回乡知识青年——田英。田英今年二十五岁，是个热爱劳动，敢于斗争，虚心好学，酷爱钻研的有心人。早在上“五·七”中专以前，她就好琢磨事儿，搞试验。比方说：草木灰跟人粪尿不能混合使用啦，麦秸肥可以压碱啦，等等。原来，这枣林庄生产队，十有八九的土地是盐碱地。合作化以来，虽说年年改造，但由于刘少奇、林彪一类骗子反革命修正主

义路线的干扰，盐碱一直没有得到根治，粮食产量老是撵不上兄弟队。一九六九年，为了适应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需要，县里创办了一所“五·七”中专。老队长张大爷和贫下中农，一致推荐田英去上学。田英呢，深深懂得贫下中农对自己的期望。在学校里，她刻苦用功，学到了许多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和道理，更主要的，是进一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，养成了一个认真读毛主席著作的好习惯。一九七一年春，田英毕业了。她想：“我是贫农的女儿，是毛主席让我重新上了学，学到了知识。我一定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，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，用毛泽东思想战天斗地，治服盐碱滩，开出大寨花，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！”毕业后，她村没进，家没回，在地里就跟老队长讲了自己的想法。老队长一听，乐得两眼眯成了一道缝儿，说：“好哇！年轻人就是要树这样的雄心，立这样の大志！”当下议妥：成立一个试验小组，田英担任组长，老队长当“参谋”，并选定老碱洼作为试验田。

说到老碱洼，这里还需要交代几句。这老碱洼，位于枣林庄村东，原先是一家地主的砖瓦场，是一块方圆二十多亩兔子不拉屎的老碱窝。前几年，也曾试着改过几次，只因碱情过重，都失败

了，至今还是三步五步不见一棵草，七步八步不长一棵苗，白茫茫的一片。这样一片烂碱滩，怎么变成良田呢？田英从地里跑到家里，又从家里跑到地里。白天，跟社员们一块参加劳动；收工后，就到老碱洼查碱情，找规律；一有空儿，就出东家，进西家，找贫下中农寻求治碱办法。老队长和贫下中农见田英这样做，个个笑上眉梢，喜在心间，也主动找田英献策献计出主意。这样一来，田英跟试验小组的几个姑娘们，信心更足，决心更大啦！

可是，也有一个人信心不足，决心不大，信不过田英会治服老碱洼。要是旁人，倒也罢了，可这个人，偏巧是生产队的副队长、田英的父亲。他今年五十出头年纪，论生产，是澧河两岸有名的种地把式；讲工作，没白天没黑夜地干，也没说过一声“累”。但是思想有些保守，凡是他认为没有把握干成的事，他自己不干，也不同意别人干。田英对她爹这种思想状态是了解的。她想：爹是生产队副队长，又是生产上的一把好手，要更好地调动他的积极性，首先要帮助他提高路线觉悟，发扬敢想敢闯的革命精神。

这天上午，田英和社员们一块在队里搞红薯育苗。干着干着，田英忽然想起老贫农向她介绍的情况：碱地难逮苗有两种原因，一是地泛碱，碱死

苗，二是杀苗雨，杀死苗。只要小苗能躲过春碱头、杀苗雨两道关，碱地逮苗就不难。采取红薯育苗移栽的办法，能不能使小苗躲过这两道关呢？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，田英问道：“爹，你看老碱洼怎样才能逮住苗呢？”她爹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要是能拿住苗，老碱洼里早长出粮食来啦！我说你啊，还是趁早散了这份心吧，老老实实地在田里干活，这比啥都强！”田英耐心地说：“爹，这可是个关系到能不能落实毛主席‘备战、备荒、为人民’伟大战略方针的大问题呀！”她爹一听这个，一下子火啦，高声大噪地说：“我叫你老老实实下田干活，就不是落实毛主席提出的战略方针啦？上了三天半学，真不知天多高、地多厚啦！”常言说：“闺女娘，娘闺女，闺女挂在娘心里。”田英娘见老头子用长辈的身份压服人，觉着理不公，把筷子往碗上“砰”地一顿，数落开了：“你这是怎么啦？孩子好言好语地给你说正经事儿，不说给孩子拾着、兜着、帮着、扶着，倒好，跟闺女执起气来啦！”田英爹说：“她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？老碱洼改了多少辈子啦？一辈接一辈，辈辈想改变，改变了吗？咱前几年也费过大劲，能行吗？不行！如今，她们就能改变啦？就那么容易吗？”田英理直气壮地说：

“你说起不容易啦，我也给你说几件：斗地主、分田地容易不容易？搞互助组、办合作社容易不容易？机器犁地、电拉磨容易不容易？都不容易吧？过去连想都没想到，怎么样？如今，咱们不是都办到啦！再说，还没办，你咋就知道办不到？”一席话，说得她爹无言答对。接着，田英又进一步开导她爹说：“爹！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。不变，是相对的；变，才是绝对的。就拿咱村来说吧，别说跟解放前比，就跟前十年比，你说变化多大？十年前，咱村亩产不过百十斤，如今达到了三百三！说这个，你比我清楚得多！这说明了啥？说明了：人定胜天。人能改造自然，战胜自然，利用自然，让自然为我们服务。再说，老碱洼也是盐碱地，只不过是碱情重了些，为啥就不能改呢？只要咱们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作指导，正确运用咱们改造盐碱地的实践经验，让小苗躲过春碱头、杀苗雨这两道关，让老碱洼逮住苗，我看也不难。”田英爹说：“不难，你有啥办法？”田英满有把握地说：“育苗移栽。”田英爹张嘴正想说些什么，忽听门口有人喊：“大叔！柴油机出故障了，叫你快去哩！”田大叔答应一声，便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田英知道她爹的思想并没有通，吃罢午饭，就

把她爹的思想情况向老队长作了汇报。老队长说：

“十几年前，你爹也曾打过老碱洼的主意，他是恨不得一下子把老碱洼变成粮米仓的。但经过几次试验没有成功，他就失去了信心。所以，现在真要下决心改，他又思想不通啦。我们一方面要帮助他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，提高思想觉悟，另一方面用实际行动打通他的思想，让他在实践中提高认识。”

田英听了老队长的话，心里更加亮堂了。接着，田英又把改造老碱洼的初步设想，给老队长详详细细地念叨了一番。老队长听到田英想通过“育苗移栽”使小苗躲过春碱头、杀苗雨这两道关时，高兴地把大腿一拍，说：“有道理！只要老碱洼能逮住苗，咱就有办法治它！今个黑夜召开社员会讨论，叫大家出主意、想办法，没啥意见了，明天就动工！”

改造老碱洼的初步设想，在社员会上热烈地讨论以后通过了。第二天一早，田英叫上试验小组的四个姑娘，背着筐，扛着锨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直奔老碱洼。她们一行五人，走进原来选定的地点，田英又给大家交代了一下要求，划了挖沟、打埂的印子，就“叮叮当当”地干起来了。只见银锨闪闪，上下翻飞，团团白雾，腾空而起。几个姑娘干劲冲天，真是歌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她们早来晚

去，不多几天就开出了两条排碱沟，深翻平整了二亩半高低不平的碱疙瘩，拾掇成了五块四四方方，平平展展，整整齐齐的镜子面、豆腐块，真好比手裁刀切一般，谁见了谁都叫好的新园田。

说话间，已经到了小麦扬花的季节。育的“千斤红”高粱秧苗，又黑又绿，已经长起一拃多高。那二亩半试验田也灌过了三次水，压了三次碱。移栽这天，老队长亲自挂帅，带领全队人马，从清早一直栽到天黑，才全部栽完。

第二天，老队长接到大队通知，要他去县里参加三级干部会议，时间七天。临走，嘱咐田英要勤观察，注意变化。田英和试验小组的姑娘们，一天三遍往试验田跑，查看小苗。头一天去查看，高粱苗支楞楞的，煞是喜人，第二天去查看，也没发现啥问题，只是有的叶子蔫了些；这第三天去查看啊，可就不好啦，小苗的叶子，象柴禾一样干枯了。姑娘们一见此景，焦急万分：“田英姐，这可怎么办哪？”田英一声不吭，跳进试验田，这里望望，那里瞧瞧。忽然，她在地当腰发现五棵水灵灵的小苗，两眼倏地一亮，朝姑娘们喊道：“有办法啦！”姑娘们一齐朝她跑来，说：“有啥办法？你快说！”田英没有直接回答，却指着那五棵水灵灵

的小苗说：“咱先分析分析，这五棵小苗，为啥不干叶呢？”一个胖姑娘瞅了瞅这地方，忽然叫道：“这不是我倒了一桶水的那地方吗？”几个姑娘仔细一瞅，嚷道：“对，对！你嫌人家二楞放桶不小心，溅了你一裤腿，你批评人家说：‘这不是浪费吗？’人家说：‘井里有的是水！’你就赌气把桶掂了个底朝天！”说到这里，几个姑娘嘻嘻哈哈地笑起来。胖姑娘白了那几个一眼说：“还笑呢，把人都急死啦！快让田英姐说说咋办吧！”姑娘们马上严肃起来。田英说：“大家不是都说啦？”“咋办？”“灌水。”“灌水？苗都干死啦！”说着说着，姑娘们又活跃起来：“你看不见？这秆儿都还青着哪！咱赶紧大大地灌它一水，准能苏醒过来。”

“对！”“田大叔就在前边老机井上浇麦子，咱快去找田大叔吧！”“走！”“走！”几个姑娘象起了群的花喜鹊，唧唧喳喳地朝老机井上飞。这时候，忽听田英喊了一声：“回来！”几个姑娘停住了脚步，瞪着迷惑的眼睛看着田英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只见田英神情严肃，脸色涨红，深沉而又缓慢地说：“我问大家一句话：局部服从全局，还是全局服从局部？”“当然是局部服从全局。”“现在，小麦正在扬花灌浆，正需要用水；我们移

栽的高粱，也需要用水。咱们说说，那个是全局？那个是局部？哪个更重要些？”听到这里，大家才明白了田英把大家叫回来的意思：不能用老机井的水抢救小苗。姑娘们一齐叫起来：“那……那咱们的试验田就不要啦？”“要！两万五千棵高粱苗，咱一棵也不能让它少！”“咋办呢？”田英把拳头一挥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担水救苗！”“担水救苗？好哇！”姑娘们“轰”地一声，蹦起老高，一个音地说道：“对！咱们要自己动手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不但要夺丰收，还要炼一副钢肩膀、铁脚板！”她们商量好到杨树小井那里去挑水，就回村去拿井绳和水桶。

杨树小井离试验田有一里多地，一担水往少里说也有七、八十斤重。可是姑娘们心里都有一把火，那就是：“无论如何，也要把小苗救活！”她们不怕路途远、担子重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斗志昂扬，挑起两只水桶，来去如飞，真跟那紫燕展翅，雄鹰低旋一般。经过一场激烈的紧张战斗，姑娘们终于将二亩半小苗，普浇一遍。小苗喝足了水，有了精神，一棵棵都冒出了嫩生生的新叶儿。老队长从城里开会回来，眼望着这一片碧青湛绿的小苗儿，心里却想着年轻一代的茁壮成长，感到十分高兴！

正当大家高兴的时候，意想不到的情况又发生

了。有一天，田英和几个姑娘们一块儿扛着锄头，高高兴兴地去锄试验田。见试验田里有几片黄巴巴的高粱苗，象得了黄病一般，心里一惊，立即放下锄头，检查起来。检查来，检查去，也没发现啥问题。这时，只听田英“哎呀”了一声，脸色由红变白。原来，田英从地上抠了一把湿土，用舌头一舔，发现那土又苦又咸，知道是发生了“回头碱”，碱被压下去了，又泛了上来。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，它就会象传染病一样，逐渐蔓延开去，毁掉整个试验田。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田英和姑娘们苦苦思索，想不出个好办法来。

收工后，田英把试验田发生“回头碱”的事给老队长说了一遍。老队长立即找了几个老贫农，召开分析研究会。会上，大家开动脑筋，想了许多办法，但都觉着没有十分把握。

晚上，田英翻来复去睡不着觉。听听窗外，一阵狂风过后，接着就是雷鸣电闪，霎时，又哗哗地下起了瓢泼大雨。田英坐起来，打开电灯认真读起毛主席著作《实践论》来。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，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，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。”读到这里，她的心里忽然一亮，想起柳林公社郿庄大队，去年治碱取得了不少成绩，为啥不去请教一下？想到这里，她翻身下炕，扛起一把铁锨，披了一块



王同辰插图

油布，拿了手电筒，便冒着风雨，急急忙忙地上了路。

下了一夜大雨。第二天清早，雨一打住，老队长就去找田英。到田英家里一问，说田英没在。老队长“喔”了一声，便直奔老碱洼。抬头一看，只见田英和郄庄大队的党支部书记老高正在试验田边说话。原来昨天晚上，田英冒雨找到高支书，高支书热情地把郄庄大队根据“碱随水来，又随水去”的规律摸索出来的“适时浇灌，又灌又排”的经验，告诉了田英。田英听完，执意要返回枣林庄，高支书不放心，于是就跟着田英来了。老队长看看田英那布满血丝的眼睛，疼爱地说：“你这闺女，去的时候也不给别人说一声，让高支书也跑了一、二十里地。”高支书笑着说：“都是为了大上农业，大上粮食嘛！”自从采用了郄庄大队的经验，“回头碱”很快消除了。原来那一片片变黄的高粱苗，又渐渐变得碧青湛绿，又黑又壮了。

再说田大叔，眼瞅着老碱洼逮住了苗，小苗在田英的精心管理下，拧着喇叭儿一个节一个节地往上窜，心里又高兴又惭愧。高兴的是多年的宿愿实现了，老碱洼也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卖力气了；惭愧的是当初不该不相信闺女会治服老碱洼，没给闺女助多少力，反倒泼过冷水。思想起来，老是觉着不是滋味儿。